

雁郊原乡

挖藕

■陆亚利

老家门前有条小河,修铁路跨河过垅,留下两个一二十亩的大河堰。淤积几十年的河堰,泥脚很深,适宜种莲藕。栽植一两年,莲藕便可连年生发,无需再播藕种。那时粮食生产要紧,不会将上好的水田做藕田,只将有灌溉功用的水塘做藕塘。队上靠着这偌大的河堰,一年无本就收获几十担莲藕,让邻队社员徒生妒忌。

春末,温度日高,河泥发酵,河水像刚要煮开冒出一串串气泡。先年遗下的藕根一夜之间醒来,怂恿打前站的浅叶,娇滴滴地浮出水面。一两颗水珠在叶面上随波滚动,晃着水银一般晶莹的亮光。不多久,三角形的小荷尖尖傲然拱出水面,似兵勇支起的一丛戟头,斜刺湛蓝的天穹。

小荷尖尖次第绽开,伸展成大荷叶,撑满河堰。盛夏骄阳里,铁路两旁铺出两条阔大的绿锦,点缀着红的白的紫的莲花。太阳火辣,草木萎靡,根须扎进水里的柳树也蔫着叶子。知了打不起精神,极不情愿地鼓噪几声便打瞌睡去了。荷茎从不倦怠,直挺挺托着荷叶吸纳河水与阳光的精华。荷叶层层叠叠,密密地挤靠出一派生机。无论早晚,信步河岸,荷香飘逸,清雅怡人,由不得你要深吸一口气。

因是产莲藕的品种,河堰里的莲花不多。稀稀落落间杂的莲蓬,嫩生生时就被贪嘴的小孩子摘上岸。烈日暴雨,肥泥催发,带刺的荷茎愈加粗壮,灰白的叶脉鼓胀起来。老人们说,叶上走脉,泥里拔节,藕根开始发“荷嘴巴”了。

小孩子们听风便是雨,念想新鲜莲藕的滋味来。傍晚下河洗澡,趁着大人尚未来到码头,个子高些的吃一个鳊子,钻到荷丛里。立定身子,脚尖沿着荷茎踩进淤泥。触到藕根,扎个猛子倒立,用手拖拉出来。洗净不及禾镰把粗的藕节,每人分享一小节,咬响一片清脆声。河泥深冷,藕荷长得慢,有时,扯出的仍是藤条般的藕根。我们也不丢弃,当作多孔的水管,蒙在水里吹气泡。或是汲水吹射,互相追打,河面涌起嘈杂的声浪。爱管闲事的大人恰好看见,便大声骂起:“狗叨咯,口好吃,拔起咯细藕根根,等一两个月就长成好大一连藕,真是可惜哒!”我们笑嘻嘻的集体潜入水里,权当充耳不闻。

阳历八月前后,泥里已经有藕节,还不粗大。每年尝新节,队上会派年轻劳力去水齐腰身的河堰,采挖一些细嫩的莲藕分给各家提早尝鲜。我爱生吃藕节,不喜欢吃炒熟的藕片。记得有一年尝新节,我偷偷把家里分得的莲藕生吃一大半,上桌的藕片只小半碗。父亲纳闷,母亲幽默一把说:“屋里昨日进来老鼠子,偷走了两节藕。”父亲蒙在鼓里附和说:“咯老鼠子越来越厉害,藕节子都拖得走。”母亲忍不住笑,盯住我说:“老鼠子就坐在桌子边上咧!”父亲明白过来,憨笑着没说什么。

过一两月,进入深秋,藕节膨大,正宜挖藕上岸。河堰如大沼泽,泥脚深浅不一,深的没过大腿。挖藕不能像挖荸荠一样,把底子泥全部翻转,而要凭经验,以脚踩碰藕节,用手盘出来。河水放干后,男人们穿短裤光膀子,朝荷叶茂盛处踩过去。折断荷茎,藕香芬芳醉人。腿脚探进深泥,感觉到藕节,躬下身子匍匐着油亮的脊背,一抔一抔盘开稀软的河泥。小心掏出一连完整的莲藕,豁嘴笑着,搁上身旁的泥堆。

男人们身汗身雨,像淘金一般,奋力盘掘出一片泥堆。有的泥堆有半截身子高,人在泥坑俯下身子,便见不着头顶。河堰泥脚太深,小孩子腿脚短,下不得河,乖乖地站在岸上。看着大人喜滋滋盘出藕节,恨不得拉长双腿踏进软泥。莲藕堆高,男人直起腰身,抬头歇气,泥花的脸庞跟戏台子上小丑的花脸一样。光头老叔最卖力,恰恰头面糊泥最多,我们哈哈地齐声取笑:“泥菩萨,过河!泥菩萨,过河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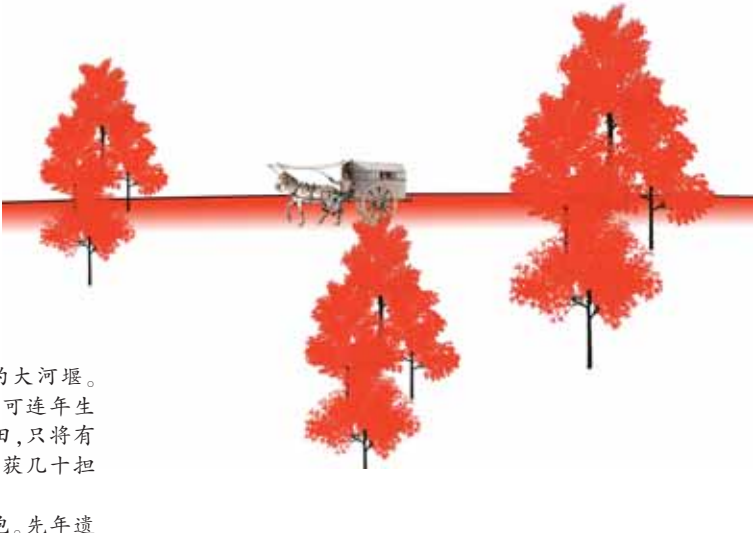
莲藕三四节一连,沾着乌青的河泥堆集到岸边。用篲箕转运到门前塘一连一连清洗,露出白皙的真容。首节为瘪长锥筒形的“号把子”,多带黄色锈斑,不受买家待见。两三个主节,雪白粗壮,生吃凉拌,素炒醋溜,生脆可口。末节玉白细嫩,尾端的“荷嘴巴”,犹如少女的指尖。每隔几日,队里就有几担鲜藕上市。为了卖相好,洗净的莲藕不能折断,整连平列于团篮,垒成个白宝塔。天色渐晚,男人们嚼着半截残藕,揩着嘴角的藕丝,把担子挑上塘岸,排列在堂屋阶基上。半夜,几个壮劳力挑藕上路,赶城里的早市去了。我们清早醒来,只看见堂屋阶基上,留有团篮坐地未干的水印。

莲藕可以持续挖,直到次年开春。冬季挖藕最为艰难,寒风刺骨,水冷似冰,挖藕人手指冻得像个胡萝卜。河堰太大,藕常常挖不完,伴随枯茎残叶烂在淤泥里,滋养来年的新荷。

老人家善养鱼,觉得养鱼比莲藕收益高。后来,队上果真筑坝将河堰截成鱼塘,只剩下小半个藕河供河水穿流。莲藕行情一直好,队里选择河边的低洼田,种上一两丘。底肥足,无需中耕、施肥、杀虫,莲藕都会有好收成。水田泥脚浅,没有河泥烂熟,但有些藕节钻入田底子,挖藕也不轻松。

小藕河淤塞日益严重,包产到户后,里面的莲藕变成“野藕”,直至无人问津。父亲曾是队上挖藕的主力,或许割舍不下藕香里“淘金”的感觉,把塘边的几分责任田改作藕田。每年月半节前,藕节尚细嫩,父亲都要下田挖回一大担莲藕,为着赶上个好价钱。莲藕大批上市时,父亲每日困在田里一两个时辰,一身泥一身汗,挖上一小担藕。洗得干干净净,码进两个大菜篮,半夜三更挑进城。常常舍不得吃一碗光头米粉,一早就匆匆赶回家,把卖得的钱悉数交给母亲。藕田不大,莲藕都在秋季卖完,父亲冬季没有下田挖藕,真是万幸。

那时,我正在上大学,虽是免学费,但书籍洗理车旅,总要一些开支。每到开学,母亲都要从箱笼里掏一沓皱巴巴的票子,悄悄塞给我。我知道,里头一定有父亲挖藕积攒的零碎钱。



山行

■泓 致

岳麓山

岳麓枫高云雾绕,寒天小径听泉吟。
 欲邀冬雪添新句,满眼江声下洞庭。

游岐山

路转千嶂翠,春迟雾更迷。
 石径萦劲草,竹笋裹冬衣。
 古寺遥山隐,香烟隔雨奇。
 头陀诗迹在,岁岁约佳期。

愁嫁(小小说)

■熊 燕

表妹再过一个月就 30 岁了,这让小姨焦虑不安。一大清早就拿了张照片来到表妹新买的公寓。“闺女,我看这小伙子挺好的。虽然工资不高,相貌不出色,但人老实。”表妹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,说:“‘择婿’标准又降了?只要是个男的就行了?”小姨恨恨地说:“那有什么办法?你都快 30 岁了,再不嫁,就真嫁不出去了。”

但任凭小姨如何劝说,表妹都不答应去“相亲”。小姨觉得胸口闷得慌,生气地问:“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个肖峰?”

肖峰是表妹的大学同学,玉树临风,风趣幽默,为人上进,写得一手好文章,是同学中的佼佼者。可是,这么优秀的男孩却入不了小姨的眼。其原因是肖峰家境贫寒,住在偏远山区,连学费都是贷款来的。为此,小姨坚决反对。母女俩闹到水火不相融的地步。最后,表妹架不住小姨以绝食相逼,含泪和肖峰分手。

从此,小姨再没从表妹口中听到肖峰的消息,也再没听到表妹与别的男孩谈恋爱的消息。

表妹研究生毕业后小姨开始紧锣密鼓地给表妹介绍对象,将“择婿”的标准在七大姑八大姨中宣布:研究生以上学历,身高不低于 1.76 米,住房面积不得小于 200 平方米,年薪 20 万元以上。

很快,七大姑八大姨送来一大叠“符合条件”的男孩资料,小姨眉开眼笑。可是,表妹半点不配合,拒绝相亲的态度非常坚决,即使小姨安排的“偶遇”相亲,表妹也能设法“搅黄。”看着没心没肺,一副事不关己的表妹,小姨又急又

气。最让小姨着急的是随着表妹年龄的增长,好不容易找到一个,对方一听表妹的年龄就直接跑了。

小姨不得不将“未来女婿”的标准一降再降。就说这天早上吧,小姨看看捏在手里的“未来女婿”的照片也不太满意。小姨看着看着突然问:“你和肖峰还有联系吗?”

表妹来不及回答,小姨又轻叹一口气说:“估计你们也没联系了,如果我没记错,他好像比你还大一岁,估计早结婚了。”

“他和朋友创办了一个公司效益不错,已结婚,只是只领了结婚证,没办酒席,原因是女方家里不同意。”表妹说。

“既然扯了结婚证为什么不办酒席?这能瞒多久?万一怀了孩子怎么办?这不胡闹吗?”小姨觉得胸口闷闷的。

“您觉得女方家里能同意?”表妹的眼睛亮晶晶。

“不同意又如何?生米都煮成熟饭了。”小姨白了表妹一眼。

表妹“哦”了一声,拉开床头柜抽屉,拿出两本鲜红的结婚证。

小姨瞬间明白,这些年,表妹其实一直和肖峰在一起,只是怕小姨再闹“绝食”,只得采取迂回战术,等年龄“拖”大了,再来个“先斩后奏”。

“你,你们……”小姨看着结婚证,虽然很生气表妹的隐瞒,却也在心底暗暗舒了口气:不管怎么样,女儿总算嫁出去了。

乡村八月

■曾艳兰

乡村的八月是炎热的,也是忙碌的。

天刚亮,乡村里的父老乡亲们就早早起床床了。他们趁着清晨的凉爽,在田里辛勤的劳作,有的在给鱼投草食,有的在田里扯杂草,有的在菜园里管理菜蔬,给柿子掐掐尖,给茄子打杈。

居住在乡村的母亲,早晨五点多就起床了。她每天一起床就先把鸡放出来,鸡们走出鸡窝扑打几下翅膀,啄一啄脚下的石块磨一磨喙。有时,她会用米糠、熟饭、玉米粒和一些切碎的青菜叶子混在一起,用禽盆装好放在屋前的空地上,让鸡自由去吃。做好这件事后,母亲就会到屋边不远的菜园里,采摘辣椒、豆角、茄子等新鲜蔬菜。最后,母亲还会给菜园里的所有蔬菜浇水。母亲年岁大了,弟弟专门给母亲装了一根软水管在水龙头上,水管可以伸到菜园里。母亲只要一打开水龙头拿着水管给菜园浇水,这比用水桶挑水浇菜好很多,大大减轻了母亲的体力。

要说起得最早的,在所有乡亲们中,就是我的堂哥东阳。他是很勤快的人,也是种植水稻大户,他一人种了五十亩田,不靠机器,全靠他的双手种植。每天天刚蒙蒙亮,他就扛着锄头去田里看看水稻的长势。八月里,阳光依旧毒辣,水稻这时候特别需要水的滋润,所以给庄稼蓄

水就是头等大事。做完这些后,他还要到自己种的十几亩的西瓜地里,挑选成熟的西瓜,摘了抱到田边的农用车上拉到街上去买。堂哥吃完早饭,迎着天边丝丝亮光,载着满满的一车西瓜出发了。那时,连树枝上的鸟儿都还没飞出来寻食,大多数人还都沉睡在梦中。

下午,蝉噪村愈静,鸡鸣村更幽。这时,树上的蝉便开始忙碌起来,一声声地高唱着永远也不知道名目的调子,渲染着夏的宁静。门外路边偶尔有车子呼啸而过,偶尔会有小商贩车经过,用喇叭叫唤着卖水果、零食、冷饮奶茶等。孩子们是不怕热的,也不习惯睡午觉。你看,第一个钻出来的准是那些嘴馋的孩子。

当夕阳缓缓落下,那余晖染红了身边的云彩,天边一片绚丽多彩。霞光洒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,把乡村大地装点得一片金黄。这时,放养鸭子的人家就会到池塘边、稻田边、小河边,“呖呖呖”地呼唤着鸭子上岸,声音高低起伏,连绵不断……鸭子们听到主人的呼唤,就像听话的小学生一样,成群结队地上了岸,扬着脖子,晃着身子,摇着尾巴,啪哒啪哒地走回家。

黄昏降临,田里干活的大人们陆陆续续赤着脚扛着锄头,肩上搭着被汗湿透的衣衫,从田地里、山脚下钻出来,汇聚到一条小路上,向着村子集合。这时,蛙鸣虫声不断……